



长沙策

记忆中的拆骨肉

前阵子，长沙肉联厂西站台以及铁轨被纳入长沙市历史建筑保护名单。而在在我看来，长沙肉联厂的职工食堂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可以称得上肉联厂的一道风景。长沙肉联厂的全称是长沙市肉类联合加工厂（俗称冻肉厂），该厂建成投产于20世纪50年代初，作为国营大中型骨干企业，曾经享誉全省乃至全国。

那个时候，我爷老馆在长沙肉联厂三分厂（亦称三车间）上班。而我这个小粒子则在肉联厂子弟学校读书，因此我也骄傲地认为自己是“肉联厂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是长沙肉联厂的黄金时期，当时肉联厂职工的福利待遇那是相当不错的。别的不讲，单说肉联厂职工食堂花样繁多的早中晚餐的菜肴是多么让人回味无穷。我记得当年到肉联厂食堂吃饭，还需随身携带一本名为“长沙肉联厂职工进餐证”的东西，方可进入食堂。此举是为了防止非肉联厂职工与家属进入食堂进餐，由此可知，肉联厂

食堂是多么的有吸引力。

在肉联厂食堂众多菜肴中，我对一道大蒜辣椒炒拆骨肉真是情有独钟。每次到食堂吃饭，只要有这道菜，我就必吃，有时还要打两份。那时家里来客留饭，爷老馆就会对我讲：“耀仔子，你到食堂端两份大蒜辣椒炒拆骨肉和一份红烧肉（红烧肉绝不能多呷，浅尝辄止，否则容易呷腻）。”我接过爷老馆手中深蓝色的菜票（饭票是褐色的），一溜烟地跑向食堂。在我出发之前，爷老馆还不忘细声叮嘱我：“崽唉，你就千万莫一边走一边捏拆骨肉呷哟。”唉，他郎家真是多虑。虽然我有捏菜呷的“爱好”，可屋里来了客人，我还是极其懂味的，好吧！很快，我就将拆骨肉与红烧肉端回来看。

眼前的咯盘大蒜辣椒炒拆骨肉，鲜红的红辣椒与嫩绿的大蒜叶子相映成趣，泛着油光的拆骨肉就点缀其中，入口的拆骨肉那真是香酥滑软，细嚼过后，只觉得舌上的味蕾也欢快地跳起舞来。你不得不感

叹：大蒜辣椒炒拆骨肉确实是一道送酒下饭的好菜。那肉联厂食堂的大蒜辣椒炒拆骨肉何解如此美味呢？我以为原因有三：一来食材新鲜，二来不怕油多，三来灶口火大。据说，肉联厂食堂里还有特级红案与白案厨师咧（真是卧虎藏龙）。而这些胖胖的且笑容可掬的食堂大师傅们直接提升了肉联厂人的幸福指数，我为他们点赞。

时过境迁，肉联厂食堂的大蒜辣椒炒拆骨肉只有在我的味觉记忆中才能美美地回味。而如今，哪天来了闲情逸致，我会到市场上买回几根筒子骨（有人选肋条排骨，当然也未尝不可，但我觉得做拆骨肉还是筒子骨好些），将其焯水捞出并用利刃将骨与肉分离（故名拆骨肉），稍加处理备用。取适量猪油放入锅中，随后倒入红椒丝，接着放进入味的拆骨肉一同翻炒片刻后，撒上一把大蒜叶，掂几下锅后便可装盘上桌。来来来来，莫客气，趁热呷，干杯干杯！

■黄显耀

讲故事

父亲名字叫国庆

1959年10月1日，父亲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祖父请村里的教书先生给父亲起名，教书先生说：“孩子出生得是时候，赶上了国庆节，而且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日子，就叫‘侯国庆’吧。”后来，这三个字就被写进了父亲的各种证件里。

我刚记事时，我就知道村里有两个“国庆”，一个是“村头国庆”，另一个就是我的父亲——“村尾国庆”。“国庆”两字原本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但再加上了“村尾”，听起来就很像日本名字了。至于我的名字，村人大概都忘记了，每回我走在村街上，总听到有人说：“那是谁家娃子？”马上就会有人回答：“那是村尾国庆的。”于是，“村尾国庆”就成了村人对我的称呼。后来，这个称呼跟着我上了学，又被广泛地应用于同学之间。在我听来，这几个字里多少有些戏谑的成分，刺耳异常。然而，父亲听到村人叫我“村尾国庆的”时，他看起来是很得意和享受的。

有一年暑假，赶上了奥运会，父亲一有空就坐在电视机前看体育新闻。当我国的体育健儿站在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时，电视机里响起了雄壮的国歌声，原本坐在沙发里的父亲噌地就站了起来。我还以为父亲想起了什么要紧事，不想他径直直挺挺地站着，眼睛看向电视里冉冉升起的国旗，表情很严肃。我不解地看向母亲，母亲瞥了父亲一眼，若无其事地说：“他就这样。”

据母亲后来来说，父亲每天从地里干完活回来都要看新闻，看到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经济高速增长，国力日益强盛，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父亲总会感慨地说：“国家现在确实强大了……”听母亲如是说，我突然觉得“国庆”这个名字其实挺好，“国庆”代表着特殊的一代人，不管身处何地，身在何位，他们始终有着一颗滚烫的爱国之心，为祖国的强大感到骄傲和自豪。而这，也正是我要向他们学习的。 ■侯犇

财看见

情感销售效果好

有一个油漆推销员为了扩大业务范围，发展新的用户，他第一次来到一家用漆大户，想找采购部经理谈谈购买油漆产品的事情。

可是，他一连几天登门求见，均被秘书挡在门外。推销员实在忍不住，他就亲自调查其中的原因，原来这个星期六是经理儿子的生日，经理儿子是一个集邮爱好者，他正忙着为儿子收集邮票。推销员了解清楚原因后，心里有了主意。第二天他又来求见经理，秘书照样不让进。推销员笑着说：“我这次来并不是为了推销油漆，而是来给经理送邮票的。”于是秘

书放他进去了。

推销员进办公室后，把他收集到的一些珍贵邮票放在采购部经理面前，经理看到后欣喜不已，顾不得问明来人身份，便开始同推销员大谈邮票“经”，两个小时很快过去了，当推销员起身告辞时，那个经理才如梦初醒，问道：“对不起，你贵姓，为何事而来？”他听完推销员简短介绍后马上说：“好！谢谢你的来访，明天请带上你的合同来见我。”就这样推销员成功地签下了一大笔油漆销售的合同。 ■李云贵

排队现象

三年前，城里狂卖玉米馒头，每家馒头店前都排起了长队，馒头店不得不限卖，大家为了几个馒头，排了那么长时间的队。后来我又发现城里的啤酒鸭店前排起了长队，有的顾客还为了插队言语不和动起了手，为了一只烤鸭闹成这样。

几年前我经常到杭州汽车东站批发一些信封和邮票，市场里只有一家文具用品批发店，店里人流如织，老板对我这样的散户爱理不理，而且价格要比批发价高出许多，我觉得“不太公平”……

现在我来告诉你这些店铺的结局，后来城里开了许多同类型玉米馒头店、烤鸭店，他们的生意一落千丈，玉米馒头店销声匿迹、啤酒鸭店惨淡经营、文具批发铺转手了，老板已不知所踪。

初涉商海的人，看到自己的店铺里人流如织，心里会乐开了花；但深谙商道的人却会胆战心惊。因为“排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市场短缺信号，哪里有“排队”

现象了，哪里就会注入更多的资本，是暴利的，就会降至正常利，是正常利的就会降至微利。从表象上看，这是商家的逐利性使然，实际上是市场之手在起作用。

如果你用纵向的眼光看，其实这个社会的所有进步，就是在不断地消除“排队”现象。几十年前，几乎所有商品都要凭票购买，物资短缺，所以后来才有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十多年前，高考被人称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后来就有了大学扩招；前年开始房产公司门口门庭若市，大家昼夜排队购买新房，所以现在才有房产宏观调控措施……

市场的“公平”之手不会停下来，哪有不平哪里就会有它。如果你是一个商人，读懂“排队现象”，也就懂得在商之道。 ■陆勇强

本版部分文图作者姓名、地址不详，请与编辑部联系，以便奉上稿费。
投稿邮箱：sxdsbfbk@163.com

旅行观

旅行的油桶

去苏州出差，从合肥上的动车。邻座包括后面一排都是彼此相熟的人，一上车，大人小孩叽里哇啦，甚是吵闹。我随身带了本杂志本想打发时间的，可附近的大嗓门吵得我只能闭目养神，关不住的言语让我明白了这些人都是我的安徽老乡，长年上海打工，这是放暑假了，特地回来接孩子过去团聚的。

为了讲话方便，邻座的大哥背朝着我，向着过道附近的人聊些家常，聊些收入，但奇怪的是，他只扭动着上半身，两条腿紧紧地夹个什么东西。突然，一个孩子亲热地扑向他，他一把抱住：宝贝，慢点，别碰着了油桶。随后把两腿间的东西往

我这边挪了挪。我让了让，他见我低头打探，笑笑说，从家里带点鸭蛋，孩子太皮，怕碰倒了。

“喂——这油桶里装鸭蛋？怎么装进去的！”在他跟我说话前，我已经好奇地盯着他腿下的那只塑料桶了。那是一只家庭常见的五公升菜油桶，桶口充其量只能塞只鹌鹑蛋，那硕大的青壳鸭蛋怎么塞进去，又如何拿得出，真让我费解。大哥笑了，从座位下面干脆拎出那只油桶，指着中间一块对我说，从这里剪开一个小窗，把油桶放倒，鸭蛋或鸡蛋放进去后，再这样用透明胶带封好罐牢就行了。“哦——”我恍然大悟，细细地打量着那只油桶，“大哥，你真聪明”！

“那有什么聪明，我们乡下人到城里打工，怎么方便怎么办，这样装东西既打不湿又碰不坏。”我笑着点头。“其实，这油桶作用可大了，平时老家的父母给我们泡点咸缸豆用这最好不过。一次两三根长缸豆从油桶嘴塞进去，满了后，再倒入兑好的盐水，带到城里久吃不坏。我们家里这些空油桶全部都留着，来来回回装东西省事，拎着也方便。”

大哥说的这些事真让我感慨，真的是智慧在民间。这一只只廉价的菜油桶在这些打工者的手里，搭乘着火车，来回于城乡间，带着家人的温暖，带着生活的希望。与其说油桶在旅行，不如说，爱在传递。 ■周芳

世间情

上车饺子下车面

“上车饺子下车面”，是一种让人幸福而感伤的习俗。

人有悲欢离合，一生中，我们走南闯北，无数次地与亲朋好友分别与相聚，也无数次地品味上车饺子下车面的滋味。据说，这种包含送与迎的无限深情的习俗来自于山东，后传入东北。山东人粗犷豪爽，好走南闯北，但也有表达感情细腻的一面，他们外出，归家，迎客，送客，都有可亲可喜的风俗，最早亦叫“出门饺子还家面”。

如今，家人外出或送远客，都要请即将上路的人吃饺子。这种习俗有种说法，即饺字的皮儿相当于汉字“回”的外框，

而饺子馅相当于“回”字的里框，就是说，一个“饺子”可以形似“回”字，远行者临行前，家人或朋友请他吃饺子，是对远行者的一种希冀：希望远行者能够安安全全，顺利归来。而下车面，也就成了还家面。那一根根白白细长的面条相当于生活中的线，寓意着一种长长的牵挂。当亲人从远方归家，家人给他端上一碗热气腾腾卧着荷包蛋的面条，那其中是表达太多的牵挂终于放下了。

我过去逢年过节回家看望父母，要走的时候，母亲总要给我包顿饺子吃，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当然回家下车之后也是吃面

条。母亲对吃面条却有另一种解释，说下车吃面条是缠腿儿，把人捆住，可以在家里多呆几天。有时舅舅或表妹他们从山外来串门，住了几天要走时，母亲总是再三挽留，见实在挽留不住，便挖空心思去准备饺子馅包饺子了。当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饺子上桌，她总是一个劲地劝人家多吃，说道远下顿饭说不定啥时吃呢。其实那上车饺子里包着的是母亲那份浓郁的亲情和恋恋不舍的牵挂。

有别就有回，有上车饺子的送往，必会盼到下车面的迎，人间那份爱，包裹在饺子里，缠绕在面条中。 ■王贵宏